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
儿童文学原创书系



YANGGUANG WUJIE
阳光无界

李梦薇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

阳光无界



YANGGUANG WUJIE

李林芳 著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李梦薇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光无界 / 李梦薇著.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3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 / 张锦贻主编)

ISBN 978-7-5315-7050-9

I. ①阳… II. ①李…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6669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 版 人: 张国际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发行部电话: 024-23284265 23284261

总编室电话: 024-23284269

E-mail: lnsecbs@163.com

<http://www.lnse.com>

承 印 厂: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陈 鸣

责任校对: 赵志克 王 维

封面设计: 精一绘阅坊

插 图: 精一绘阅坊

版式设计: 精一绘阅坊

责任印制: 吕国刚

幅面尺寸: 165mm × 230mm

印 张: 13.25 字数: 151千字

插 页: 8

出版时间: 2017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7050-9

定 价: 26.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Contents·

第一章	界河	001
第二章	姐姐出嫁了	009
第三章	丰收的季节	031
第四章	阿爸的苏醒	041
第五章	婉吉寻找父亲	050
第六章	扎而遇见了小象	068
第七章	越界	087
第八章	遭遇蝗虫袭击	110
第九章	重返校园	124
第十章	成为朋友	134
第十一章	校园友谊赛	149
第十二章	静雪离开了	169
第十三章	界河的水流淌不息	179



第一章

界河

1

遥远的中国西南，在中国和缅甸交界的地方，有两个小镇，一个叫勐卡，一个叫波安。当然，当地人不叫它镇，因为在这个两国交界的地方，生活着很多少数民族，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叫作寨子，或者叫作勐，各有各的叫法，但大家都听得懂。

波安在中国，勐卡在缅甸。波安和勐卡的中间有一条河，叫多依河。多依河是中国和缅甸之间的界河，河的两岸长满了野多依树，多依花开时一片白。这个地方属于热带，从来没有下过雪。但因为那花太白了，连从来没有见过雪的波安人和勐卡人也会形容说那花像雪染白了树枝。花丛中蜜蜂成群，彩蝶蹁跹，还有各种热带的鸟儿也会飞来飞去。一派热闹。

多依果形状像苹果，但是很酸，大人基本不吃，偶尔会有人拿它去浸泡果酒，只有小孩才拿着它蘸盐巴辣子吃。熟透了的时候倒是还微微有一点儿酸甜，但在这里太多太普通了，成熟时界河两边掉得遍地都是，连那些随地拱食吃的猪都不爱吃。

界河两岸是边界孩子们的天下，虽然他们不能像那些牛啊马啊一样无所顾忌地时常过界跑到对方的领土上撒欢，但经常隔河一起玩的朋友还是认识的，不少人就是在这样隔河互相招呼中一天天长大并且成了终生的朋友。两国人民很和平，连那些迷路的、贪玩的越境牛马也不会受虐待，过不了几天，就会被对岸的人送到岸边，赶它返回。这种方式不知是谁先发起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习惯，没有因此闹出什么“国际纠纷”。大自然的风雨阳光，呵护着两岸生灵的繁茂葳蕤，没有因人类的分界而厚此薄彼。再说，就算有界河，两国边民依旧往来不断。波安的界碑离河面有两百米远，勐卡镇界碑离河面有一百米远。两个界碑间的空间，就是两国边民的相聚地。勐卡的人乘着木头挖成的猪槽船，在赶街的日子载着货物过来，波安镇的人也挑着背着货物到界碑摆摊。到时候边境上一片热闹，就连猫、狗也在人群边又钻又跳。

因为这里外来人很少，卖东西的人和买东西的人几乎一样多，有的用钱买，有的直接以物换物。山寨来的拉祜族人会用野果和坝子里的傣族人换黄瓜，缅甸的缅族人也会拿大米换中国的盐巴。这个露天集市上的东西并不少：泰国来的百货，缅甸盛产的水果、山货，波安做的藤制用品、小吃等都随意地铺在地上，琳琅满目。波安的拉祜族少年扎而游走在人群里，不知道买什

么，其实他也不想买什么，只是本能地朝着热闹的地方边走边看。在这片民族众多的边地，难得有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人们服装各异，语言不同。傣族、缅族、拉祜族和佤族，还有汉族的人们各穿各的服饰，各说各的语言。这样，就有一些有语言天赋，会讲好几种民族话的人，在中间充当翻译的角色。每一笔交易达成，他都能收到一份报酬，有时不算丰厚，也不一定是钱，或许只是一条黄瓜或者一碗野果。

碰到这种情况，扎而就会兴趣盎然地凑过去，像在看一场表演。看他们的舌头灵巧地转换出不同的音律，看他们伸出的手指代表着的数字和价钱，自己也在心里默默地记着，学习着。

2

几个缅甸阿卡女人露出一只奶，这是她们的习俗，在缅甸还有中国这边的阿卡族人中很常见。她们聚在一起聊天，手却没闲着，不时从包里扯出一团棉花搓，然后接在一个纺锤上，纺锤的形状和陀螺相似，阿卡女人转动纺锤，棉花就变成了一根细细的线。有个阿卡女人解下背巾放下背上的幼儿，让幼儿伏在她的怀里甜蜜幸福地吮吸着乳汁。这种现象虽然平常，可是扎而不经意间看见了，赶紧挪开视线，脸上微微发烫。是的，他已经十三岁了，知道了什么是害羞。

摊子的最末尾，蹲着一个女孩，一看就知道是缅甸的缅族人。她有着乌黑的头发，乌溜溜的大眼睛，鹅蛋形的脸，一袭白色的纱笼，宛如一尘不染的精灵。扎而的文化水平不高，还不能

领略这个女孩身上的高贵气质，但她的面前摆着几块五彩的织锦、几幅水彩画：一幅是大片大片橘黄色的葵花，盛开得无所顾忌，张扬艳丽；另一幅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海边伫立着一个曼妙的女子，女子衣袂飘飘，长发飘飘，深蓝的色彩渲染出无尽的孤独神秘。女孩出售的物品在一堆堆山货土产中特别引人注目，也深深地吸引了扎而。

扎而被那些画深深地震撼和吸引，他觉得：那灿烂的葵花就是他在山路上奔跑乱吼乱叫的时候想到的东西，那沉静的蓝就像是老人说的他不和别人一样的魂，不安分的魂，也就是书上说过的灵魂。

“多少钱？”扎而拿起其中一张。

“八块。”女孩说着生硬的中文。

扎而把手伸向裤兜，掏出一包硬币和几张纸币，“五分、两分、一分。”扎而细细数着。只有五块，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不要。”女孩说，其实她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五元就五元吧，卖给你。但她一时找不到汉语的表述方法。

“给我，我出十块钱。”

一个人影冲到扎而面前，一下夺过扎而手中的画。猝不及防的扎而退了一步。“哧啦”一声，他手中的画被撕扯成两半。

“黑皮！”扎而吃了一惊，继而怒斥起来人。

黑皮抖了一下，随即露出惯有的赖皮嘴脸挑衅道：“干吗？想打架？”黑皮的年纪和个头都比扎而大，所以根本不怕扎而。

扎而讨厌黑皮，但也并不怕他，他们对峙着握紧了拳头。

“怎么了，婉吉？”

一个有着古铜色皮肤的少年出现在女孩身边。他叫貌西图，是缅甸勐卡人。扎而认识他，他在勐卡的少年中很有威信，还经常和扎而在河里比赛游泳，算得上是朋友。

扎而避开貌西图探问的眼光，略微不安地看了看眼前叫婉吉的女孩和手中撕破的画。

女孩眼中透出了不安，她没有考虑自己的画，只担心两个来自波安的少年会打起来。

黑皮看看比他精壮的貌西图，哼了一声跑了，像一只偷果子吃被人发现了的山狐狸。

“对不起！对不起！把你的画撕烂了。”

扎而放下手中的钱，心情沉重，脚步也跟着沉甸甸的。

“给你。”

叫婉吉的女孩把另一幅画递给扎而。

扎而拒绝了，也和黑皮一样赶紧跑开了。但和黑皮的心情不一样，他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歉疚和烦躁。

3

扎而离开了界碑，回到了波安寨子边，因为满脑子想着婉吉和那幅被撕坏的画，不知不觉走到了田野，他爬上了高高的草垛，然后在草垛上趴下，看着远处的界河，界河静静地流淌着。扎而又抬头仰望着天空，天空有形形色色的飞鸟掠过，云彩也随

着飞鸟急速飘过。扎而很想知道鸟儿们究竟最后会飞到哪里。学校的书本上说：世界上有苍凉的大漠，有蓬勃的草原，有一望无际的海洋，有千万年的冰川和皑皑白雪。鸟儿们都去过吗？扎而很想知道。

扎而更想知道那个叫婉吉的女孩是否见过大海，是她画的还是别人画的大海和向日葵。他想补偿今天的错，却不知道怎么去弥补。懊恼中，他揪起一根稻草狠命地咀嚼。

“啪”，一块石子落在他脚下，他翻身坐起。

“啪”，又一块石头飞来，正中他的脑门。他滑到草垛的边缘，看见黑皮拿着石头正要抛。

“我知道，你喜欢她，哈哈哈哈哈。”黑皮笑得邪恶。

“谁？”

“装，装个屁！”

“你说哪个？”扎而声音像小豹子吼。

“你看画是假的，你盯着人家眼皮都不会动了，像只馋猫，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看见了，哈哈哈哈哈。”黑皮满是嘲讽。

扎而愤怒了，黑皮的戏谑像老虎的利爪，残暴地撕开了扎而那少年纯洁而美好的隐秘的情感。他直接从草垛上跳下，像风一般扑过去。拳头挥向黑皮，黑皮也不示弱，抡起拳头猛砸。黑皮像狼一样凶猛，扎而则像头倔强的小牛毫不畏惧。

风呼呼贴着地皮吹过，灌进扎而的裤脚，往他身上钻，他感到了冷，头晕目眩。

黑皮再次饿狼般扑来，两人一起倒地，扎而倒地时，嘴碰到

了黑皮的耳朵，他没有思索就咬了一口，黑皮杀猪般号叫。

黑皮疯了般骑坐在扎而身上：“你个疯狗，打死你个疯狗，看你还敢咬不？”

阳光刺得扎而半眯着眼，他看见天空的鸟都朝他飞来了，云朵也朝他飞来了。最后看见一只雄鹰冲来，他笑了，这只鹰他认识，是他的朋友。

雄鹰不动声色地从天空一冲而下，像一支离弦的箭很冷静地从天空射下来，它锋利的喙笃笃笃地啄在黑皮的屁股上。

扎而喜欢动物，波安的人说，扎而家每代会有一个人能够和动物说话、沟通。老人们还传说，以前扎而家没有搬到波安这个小坝子，还住在山寨的时候，经常会有野生动物采一些野果放在他家的门前，因为他家救治过一些受伤的动物，这只雄鹰也是这样，扎而救过它。几年前扎而第一次见到雄鹰的时候，雄鹰还是一只雏鹰，还不会飞，它不小心从悬崖上的窝里摔下，正遇到在山里砍柴的扎而，扎而把它带回家精心照料。雏鹰日渐长大，扎而还为它起了一个名字：勇士。这个词是他刚从语文课本上学来的。有一天，“勇士”自己飞走了，扎而哭得稀里哗啦。爷爷说：它回自己的家去了，大自然才是它的家，它的归宿。

黑皮很痛，放了扎而落荒而逃。

“扎而，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

扎而把手指放在唇边，打了个嘹亮的口哨，雄鹰停止了追赶黑皮，返回到扎而身边，收拢了翅膀，安静地盯着扎而，好像在向他问候。

雄鹰刚和扎而分手的时候，还不时会飞回来看他，但最近有好长时间没有回来看他了，想不到再次见面，竟会是这样的情形。

“哥哥，哥哥。”

扎而的妹妹娜咪找来了。

雄鹰显然只认扎而一个人，见到有人来，就展开翅膀腾空而去。

娜咪刚才也在集市上，她碰巧目睹了界碑集市发生的一幕，也看到扎而闷闷不乐的样子，就焦急地和小伙伴道了别来找哥哥，一转眼，扎而就不见了踪影。等她寻到扎而，扎而已是口鼻流血，衣衫不整。

娜咪哭了。

扎而却开心地笑了，有这样的妹妹关心，他心满意足。

第二章

姐姐出嫁了

1

勐卡镇的貌西图和往常一样来到了多依河边，他放眼搜寻对岸，要等的人还没到，只好独自潜到河底捞鱼。河床长满了水草，水草上开着嫩黄的小花，随着水流左右摇摆。

一条肥胖的面瓜鱼张开大嘴，满口獠牙，偷袭貌西图，貌西图侧身躲避，但水的阻力太大，还是慢了半拍，手臂被面瓜鱼的利齿扫到，划出一道血痕。面瓜鱼嗅到血的味道，更是兴奋，攻击更加凶猛。貌西图做好了准备，不躲不避迎上去，右手五指直插面瓜鱼的腮帮，一招制胜。

貌西图把面瓜鱼拖到水面，长吁了口气。他环顾四周，终于看见不远处他的邻居婉吉在洗衣服。

他抱着面瓜鱼走过去。

“婉吉。”

“貌西图？”

婉吉看看他，又看看他怀里的鱼。“这么肥的鱼都被你抓到了，厉害哦！”

“送给你阿妈补身子，生病的人吃了好得快！”

貌西图把鱼放进婉吉的背篓里。

“不不不，你还是拿回家吧，你们家里人多……”

“叫你拿，你就拿，啰唆个啥。”

貌西图来了性子，他很小就参加了童子军，受过军人的训练，说话做事就带了些大人才有的果断。

在勐卡，因为局势不稳定，当地的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要参加军训，而且是真刀真枪的军训，必要时得拿着枪上战场。

“貌西图、貌西图。”一群孩子挥着手臂喊，他们都是貌西图的同学和校友，貌西图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王”，就是“头人”。他们看见心目中的偶像，就一起朝着貌西图跑来。

每个周末，貌西图和波安的扎而都要在多依河进行游泳比赛，两岸年龄相当的少年中，他俩是唯一的对手，两人在比赛中各有胜负，旗鼓相当。他俩顺着河水游，也会逆着河水游，但从来不会越过河中心。

他俩经常以一棵老多依树为起点，又以另一棵更老的多依树为终点。比赛的时候，两岸欢呼加油声不断。有时候是貌西图赢，有时是扎而赢，但无论谁输谁赢，两岸都会掌声雷动。

但是，今天一直不见扎而来，貌西图心中很失望。

婉吉看了看貌西图，再看看怀里的面瓜鱼，感动不已。她急忙收拾好衣服，往家里赶。家里已经缺药少食了。她要为阿妈做碗美味的鱼汤。

正是夏季，太阳都快把土地烤焦了，婉吉的阿妈依然觉得冷，脸色苍白如雪。婉吉心疼地把被子盖在阿妈身上，她认为，只要暖和了，阿妈的脸就会红润起来。她不停地为阿妈按摩。

貌西图等了半天不见扎而，只好离开界河匆匆往婉吉家赶。

婉吉正准备杀鱼。

“婉吉，我来帮你杀鱼吧，这鱼虽然死了，但不小心还是会被它的利齿和鱼刺划到手。”

“谢谢你，貌西图。”婉吉有些哽咽，不知如何感谢貌西图。看着家徒四壁，找不到一样吃的来款待他，婉吉有些内疚。

“婉吉，你不要担心，你阿妈一定会好起来的！对了，你阿爸有消息了吗？”

“我去找了秒伦叔叔几次，他说我阿爸在河对岸中国那边治病呢，让我们等。”婉吉的神情有些黯然。

“别急，有我们呢！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貌西图有些后悔提这个话题。

“貌西图，我好害怕，害怕失去阿爸阿妈！”

“不会的！不会的！”貌西图极力安慰她，身体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激灵。他想起了他阿爸和阿妈的谈话：“婉吉的阿爸恐怕凶多吉少，我看见子弹打进了他的腹部，如果他有不测，婉吉

的阿妈断是不能活了。她能活到现在，是因为心里挂着婉吉阿爸和婉吉，一旦谁有个三长两短，她的希望就断了。”

如果婉吉真的变成了孤儿，我一定要好好守护她，陪伴她。貌西图暗自告诉自己。

婉吉再也不能到学校上课了，她不放心阿妈，就算出门一会儿，也会牵肠挂肚的，事情一办完，就跑着回家，她怕阿妈真的会离开她。所以回到家，婉吉见到阿妈没有动静，就着急地去探阿妈的鼻息，知道是阿妈睡着了，心才落下。

喂了阿妈吃喝，婉吉就坐在阿妈身边，不愿离开半步。她怕死神趁她不在，会掳走阿妈。

2

勐卡的学校里，没有了轻松的琅琅书声，因为政治的不稳定，战争的硝烟味也涌入了校园。这段时间，十岁以上的男生都被要求参与到荷枪实弹的训练和搏击中。

“貌西图，你今天怎么老是脱靶？要是在战场上，你还有命吗？”教官对貌西图劈头盖脸好一顿训斥。

“对不起！对不起！”貌西图鞠躬道歉。他确实走神了，训练是封闭而紧张的。他好久没有见到婉吉了，不知道她那小小的身体能否撑得住生活的重压。

“但愿内战快点儿结束，不要让这些孩子来承受。”教官看着貌西图的娃娃脸，心中悄悄叹了口气。

对婉吉真的是一点儿都不放心，貌西图决定偷偷溜出训练营

去看看婉吉。

貌西图像只壁虎一样贴着墙根爬了出来。夜空，缀满了星子，月亮没有现身。貌西图疾走在村子里，惊动了一些看门的狗，狗们警惕地跃起，竖起脑袋，嗅到了貌西图的气息，都摇了摇尾巴，又趴回原地，有极少数调皮的狗还会用身体去撞貌西图的腿，以这种方式和他打招呼。

有句谚语——会咬人的狗不会出声。寨子里大部分的狗都是猎狗，是跑山围猎的好手。有一次，一只黑熊袭击寨子，全寨子的狗一起出动，有的被黑熊用掌拍死，有的身负重伤，可没有一只狗退缩，它们不断地进攻，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扑上去，黑熊最终寡不敌众，倒在血泊中。场面惨烈悲壮，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貌西图喜欢和寨子里的各种狗玩，把它们当作朋友。有耍赖的狗会咬着棒子让貌西图拖着走。看到貌西图不开心时，它们会默默地跟在他的身后，不去打扰他，只有几只不懂事的小狗会跳起来去舔貌西图的脸，试图逗他笑。

寨子里，每家每户都有火光透出，也有小孩的哭闹声，女人哄孩子的歌谣轻轻漫出。

婉吉家的火塘散发着微弱的光，婉吉跪在床边帮阿妈按摩，她的双手像小鸟一样在阿妈的身体上起起落落，神情认真而执着，她想驱走阿妈身上的病魔。

“阿妈，我的力道如何？重了还是轻了？”

“刚好！”阿妈理了理婉吉垂下的发丝，无比爱怜。

貌西图径自推开婉吉家半掩的门，寨子里家家都不用落锁，